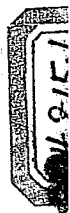


星 火 集



金 光 軍 著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十 月 印 行

星火集

前記

這本集子是從我底四年來在京滬報紙發表過的作品中選剔出來的，僅有三四篇還沒有發表過，雖只是些零碎小文，但這裏面充溢着我真實的情感，有我自己底喜悅和悲憤，我當然對它們多少要有點珍視。

我不能忘記寫這些雜文時的激憤，這激憤到現在依然存在我底胸中，這幾年我一直在激憤中度過許多可怕的日子，大概要社會改進還是一個很長的時期的，而這些雜文也許正如討厭的蒼蠅一樣地使那些裝得很體面的紳士名士們得不到十分的舒適。

另外是些散文和隨筆之類，多半是我底記憶，記憶雖能使人痛苦，但我以為在一個人的生命史上究竟是美麗的，它能給我無盡的回味，我將永遠記住這些生命的軌跡。

我並不滿意我底作品，我常常想寫些較好的創作，然而，這幾年生活的折騰使我底心沒有一天安定過，這些作品就是在不安的情緒下勉強寫出的，我對於文學的愛好也決不能因為生活的折騰而捨棄掉，我仍然要努力下去的。

對此次給我熱誠幫助的朋友們，謹致甚深的謝意。

金光軍 一九四四年九月初

中2811

415.1
4093

星火集 目次

上輯

官商之間.....	五
讀書門徑.....	七
幫兇者.....	八
舊年談財.....	一〇
下人的僞勢.....	一一
詭英雄.....	一三
漲縮之差.....	一四
文壇與地盤.....	一五
「文壇與地盤」之餘.....	一七
國戶頌.....	一八
談標榜.....	二〇
精神治療.....	二一

兩重教育.....	二三
鬼.....	二四
中國的農村.....	二六
「書破大吉」.....	二八
無米之炊.....	二九
讀書人和光棍.....	三〇
神童.....	三二
人情世態.....	三三
生路.....	三四
中國人與麻將.....	三五
大驚小怪.....	三七
文學的悲哀.....	三九
下輯.....	
笛.....	四一

秋夜的月	四三
書之憶	四四
茶	四五
拔麥根	四七
忘憂草	四九
消夏二章	五三
秋之獨步	五五
鄉土篇	五七
遲暮書之一	五九
遲暮書之二	六一

星火集

上輯

官商之間

近來有一種傾向越來越是明顯，尤其是在這變亂的時期裏，人心大爲活躍，個個想發國難財，在官官商，在商通官，似乎官商一通，就成了莫大的力量，即使是明目張胆而行，也無人可以過問，而在官官商，在商通官更成爲公開的祕密。

其實，深諳得做官哲學的人，拿官的本身就做商業化了，在前清以及其他朝代，一個人要想做官，只要本錢充足就行，什麼秀才，舉人連經考場，甚至候至白髮也不會做一個小官，永遠是候補老爺。所以，有人東挪西借，湊足本錢，上省，找門路，請客，出運動費，一等縣是一等縣的價錢，本錢愈足，其缺愈優，這樣，官就十足成了買賣式。

既然把官買來，則一上任就首先要本錢撈回，然後再儘量搜括利潤，只求官囊充足，一旦免職令下，便可滿載而歸，上面也可另取一筆賄費，五日京兆的心理，大概也由此而

生。

做官所以比經商好，就在於一個威字，較為聰明的官更可利用自己的威權，動動腦筋，和富商們販賣些違禁品或是大量囤積必需品，操縱一下，如此，便大可坐賺厚利，這種官威便是做官惟一最大的好處了。

在官官商固然是極妙的一樁事，但，如果萬一經商而不能入官，那只好尋官路，借了官威，依然可以三二添作五，一帆順風去大賺特賺。

人是跟着時代前進的，官商相通的花樣也一天高明一天，要說官商之間有什麼顯明的界限，那便是權財之分，官商一通，既有權，復有財，發財便易如反掌，這種現象不過自古已然，於今為烈罷了。

然而，天下最可惡的事便是狼狽為奸，官商相通不但成了莫大的勢力，而且竟至明目張胆而行，毫無忌憚地在吸吮無辜者的鮮血，大發其國難財，利慾薰心，乘火打劫，人類應有的純美的靈魂，他們早就失去了。

因此，假使我們要以最大的決心和勇氣來剷除那些民族的敗類的話，這一般以官營商，混商通官的自私的貪官奸商們，首先就在被打倒之列。

讀書門徑

能够投機似乎是一種很好的辦法，戰亂時期裏這種取巧心理更外明顯，在讀書界竟不料也盛行起來了。

讀書，在病態的社會裏早已成了一種形式，並且還有出售文憑的野鷄學校，給了一般特殊學生最大的便利，現在，許多學生便實行越牆式的讀書，跳級不夠，小學四五年級的學生便考進了初中，初中二年級的學生會入高中，而高中不到二年級又要進大學了，這倘不是由於教育程度底落的緣故，我們倒真的要賸嘆中國人的特殊天才。

本來，在社會上混不一定需要什麼真才實學，只要對混的功夫有相當修養，何況一張文憑有時連敲門磚都不能作用，只要有辦法混，那些證明書之類也並不難，所以中國的大學生相當多，原因是冒充起來頗為便利，至於那一般喊着「畢業即失業」的沒有辦法的學生，只好去做黃包車夫或是賣豆漿的都無所不可，而且並不是一個奇蹟了。

但，這樣地混未嘗不就是造成社會紊亂的一個大原因，長此下去，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嚴重危機，即使從個人方面講，倘若目的在為求知而讀書，為

服膺於社會而讀書，那麼，這種投機取巧的心理最要不得，讀書的惟一捷徑就是按步就班，才能得到普遍的應得的知識，當然，對於那些死讀書的書呆子，我們也是反對的。

這樣地說，並不是濫唱高調，實在是因為這一個問題對於國家民族的影響太大了。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

舊年談財

「新春大發財，元寶滾進來。」

新年過去，舊年又到，在這個時期中，除了忙着吃以外，財字似乎是每家所最注重的，於是有些投機乞丐，在每家門前貼上一張紅紙的財神像，高叫幾聲發財之類的吉利話，主人聽得窩心，自然就會得到賞錢。

本來，財是人人希望多多益善的，錢能通神，窮人日夜在想發財，富者天天打算如何開導財源，增進收入，財神爺也就無形中為大眾所崇拜，嘗見不少人在歲尾年頭總要寫些「捷報今年財丁兩旺」之類的紅紙條子，固然是為着圖吉利，同時，也就可以看出這一年的願望了。

因此，替財神爺磕頭，供奉財神爺，就應當比祭祖宗來得誠心勤勞，究竟財神菩薩的賜福是來得實惠的，但是，供奉財神，也只有發了財的人才有力量，才有興致，而且，在財神菩薩的矚目眼光中，窮人生來命窮，些微的供奉，一臉寒酸氣概，根本沒有發財的資格，即使是元寶本身也是願意向財氣足的地方滾去的。

據說吃了就屌的人是不會聚財的，有句俗語，「鄉下人不聚財，吃了就屌。」這種忌諱，在沒有發財的人說出來，不但有些可笑，而且也大可表示其不能發財的可憐的心境。

南京人在歲尾照例要炒什錦菜，又名歲菜，大概是集合了十幾樣的菜蔬以胡蘿蔔爲主而炒成的，這裏面一定要放一種薺菜，取其諧音「聚財」之意，所以，不問薺菜並不是一種有味的菜，總要有一些才行，而一般菜販明白這種心理，把平日不值錢的野菜，高抬售價，不怕顧客不買，今年菜價高漲，薺菜竟賣到一元一斤，炒什錦菜的人家，因爲想到「聚財」的吉利，依然忍痛購買，至於吃了薺菜，是不是就能「聚財」，却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其實，生財必須有道，想發財而不知發財的祕訣，找不到財路，只是一味的在財字上講忌諱，財神菩薩也決不會幫助這種笨人，許多善於理財的人，開源節流，左右逢源，力尋生財之道，只要神通廣大，照樣吃穿不盡。

發財無機，求財無路的人將永遠得不到財神爺的憐憫，倒不如放棄空想，不必再向財神菩薩磕那無益的空頭了。

一九四二年二月

幫兇者

世界上好作惡事的強暴者，固然是要爲衆人所唾罵，但從旁襄助的幫兇者，却比強暴者更可惡，因爲他們會比強暴者更陰險，更毒辣，暗中操縱，借刀殺人，消失了幫兇者，也許強暴者還沒有那樣的可惡。

諂臣，幕客和門人一類的人，照理是應當要放在幫兇者的羣中的，要是主人有了一個目標，他們可以供獻「良策」，也許主人沒有想到的事，他們可以去提醒，這類人腦筋裏的辦法是很多的，爲了忠於主人，他們不惜大動腦筋，而主人簽發他們的目的，當然也就在此。

強暴者的命令，幫兇不但是奉命惟謹，而且執行時會比原來的命令更嚴厲，董卓從洛陽遷都長安時，令發掘先皇及后妃陵寢，取其金寶，於是幫兇者，乘勢逼官民的墳塚也發掘殆盡了：一個暴政者要仇殺某人，幫兇者進計說：「一不做，二不休，斬草除根吧」，於是某人的無辜的九族，便不幸的被誅了。

然而，罪惡的社會的幫兇者，比諸一個強暴者或是一個惡勢力所私有的幫兇者可以說是更有過之無不及的，這種人雖沒有幫兇的觀念却有幫兇的行動，而且不一定是小人之流，甚至

，越是君子人起來得厲害。

在封建社會中，寡婦再醮似乎是被認為失節事大的，於是年青的女人的青春的幸福便犧牲了，死了丈夫的女人因為家產的關係，死者的尊長會逼迫着她再嫁，於是感到人言的可畏她便惡聲自盡了：到現在寡婦再嫁的問題，雖然已沒有過去那般嚴重，但依舊會被人輕視當作話柄的，所以，一座光榮的貞節牌坊下究竟深藏着多少的痛苦和冤枉，那是不得而知的。

還有一種幫兇者專門被人僱用，只要給以厚利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這種人必須有一點真實的本領，能够尋事生非，現在社會上這種人很多，有時還可被人稱做英雄好漢，或者憑藉自己的一點小權勢替強暴者去恐嚇別人，這種人現在也是非常之多的。一九四二年二月

下人的倚勢

所謂「下人」者，是指僕人與差役的通俗稱謂，日本有「下女」之名，大概也是表示這是底下人，以努力來服役他人的勞働者。

一個人生來原都想做人上之人，做了底下人完全是因為生來環境不佳，或是有失教養，失去了做人上人的資格，有些「站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的落泊英雄，不得已而做了下人，那只能另作一談，一旦時機來到，依然可以大顯身手，這裏且談談只有做下人資格的，

只知保守下人的意識，因之，有時就會形成一種下人的倚勢，平常以寬和的態度相待，倒還惟勤惟謹，但假若因事而和他們站在對立的地位，以至怒惱了他們，這種倚勢便明白的表現出來。

底下人的待遇菲薄，生活困苦當然要靠些「好處」來貼補，否則也許就要無以為生，有些人待底下人喜歡刻薄，常加申斥，下人不過在背後罵罵來洩氣，私人的僕役因形勢所迫，報復的機會還少；機關的公役便會暗中同你留難，除了公事，私人的事就不理會，甚至給你白眼，這時，你竟有難以應付的窘態，所以，常常聽人說：「底下人，何必如此頂真，不要給自己下不去。」

下人還有一種罵人的特長，他們能記得許多罵人的語彙，豈僅僅是國罵「他媽的」而已，他們能罵出每句都不相同最淫褻的語句。甚至牽涉到數十代以前的祖宗，或是遠近的親戚，他們大半都具有這種天才，大概他們常常要以罵人來破壞紳士們或是小資產階級者的自尊心，這也可算是階級性的不平的發洩。

下人的倚勢，確使人難以對付，譬如叫人力車吧，若是給價稍低，車夫便會譏諷地說：『還是省幾個錢走走罷。』真使你哭笑不得。

但，下人只要有「好處」可得，他們依然是會死心塌地的，這種奴性便是下人最大的致命傷，正如今一個殖民地的人民謳歌他們的統治者一樣地無知可悲。 一九四二年二月

論英雄

「英雄主義」一向在我們中國很流行，不過，直到現在也漸漸能分出幾大派來了，原本做一個「英雄」是沒有什麼一定的標準的。

記得魯迅曾說過：「中國一向就少失敗的英雄。」這句話能在魯迅先生的嘴裏說出，而且還如此肯定，真是一件可喜的事，但緊接着下文「因為見勝利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這兩句話一來，我們未免就變為「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了。似乎「一向就少失敗的」英雄們，原那是些投機之流，只知歌功頌德，有福同享，萬一大難當頭，大家便同向後轉，逐臭之蠅囓成喪家之犬，或則朝秦暮楚，只顧自身的苟安。這種英雄，自古已有，我們可以名之曰「投機派」。

至於投機不成或是無機可投的英雄們，當然也有辦法，只要運用手段，找尋目標，總不至於英雄無用武之地，因此，這般人便惟恐天下不亂，無事生非，小事化大，大事成亂。你要想粉飾太平，他們却想盡方法暗中阻撓。用一個簡單的比喻，戲院的售票處本來可以按先後來到依次購票，但，他們覺得這樣太平淡了，不能顯出自己的英雄，於是，想辦法擠，使

大家都在擠，這樣一來，便騷動了，英雄們在騷動中便可用武，女人叫，小孩哭，至少，我們的英雄是得意了，如此不過造成小亂，若一旦大展鴻圖，則未始不可使天下大亂。這類英雄，可以名之曰「搗亂派」。

也有些不會投機又不會搗亂的笨人，一心在做着英雄夢，他們以為英雄不一定要投機，不一定要搗亂，只要認定一個正確遠大的目標，不妨用盡心力去幹，甚至，捨身取義，殺身成仁，或不惜做一個亡命之徒。這種因不擅做英雄的秘訣而造成的一副呆笨狀態，自為「投機派」與「搗亂派」的英雄們所不齒。然而，不幸這般笨英雄又不願和投機搗亂派英雄們聯絡，他們只顧前仆後繼，置失敗成功於腦後。這種不顧生死的英雄，可以名之曰「拼命派」。

世間的事物，都可加以分析的，英雄的分派自不足奇。英雄是否尙不止此三派，也不用去追究，祇是我們認為：英雄自有主觀上與客觀上的兩種不同的價值。

一九四二年二月

漲縮之差

物價像脫了線的輕氣球在向雲霄直升，物品則像被凍結了似的一天天在緊縮，眼看著兩者的差額加速度的越來趨大了。

文壇與地盤

雖然在報端上我們只看到物價飛漲的消息，而沒有聽說過物品同時也競賽着在緊縮，但事實上只要舉一兩個普通的例便可證明的。常常吃的燒餅油條現已漲到二角一件了，起初因為價格陡漲，怕買的人心不服，還比往常放大一些，然而，不久就逐漸縮小。買的人一則因為生在漲時代，把漲價已有看做與時代並進的科學眼光；二則因為物品的漲價與緊縮是老板們的黃金政策，當然無權過問。自己呢，也不論大小，只要吃兩件騙騙腸胃就算完事。

上面是指指在量的方面緊縮而言，至於在質的方面的緊縮，談起來真有些痛心，出了高昂的代價會買到劣等的物品。譬如年糕，縮小了些不說，究竟沒有往年這樣細白而甜蜜蜜的了；日常吃的油類純淨的已買不到，裏面總要摻些雜油，煤油裏也可以加人些水，布疋亦沒有往常厚牢，甚至草紙也薄小得多了。

因此漲價固然可怕而物品的日漸緊縮更是可怕。我憂慮油條買到一元一件的時候，會縮到芝麻糖那麼大，這樣漲縮相背而馳，相距的差額越大區區小民所受的變重剝削也就越重。

在漲縮之差的壓榨下，可憐的人們是一天天的瘦了。

一九四二年三月

文而能有境，的確是够偉大的。無行的文人，要耍筆桿，勸勵腦筋，一有機會擠入文壇，也可聊以自慰。

不過，文人的無行，在這稿費依然是三元起碼的亂世裏，似乎確已表現無遺，抄襲，炒冷飯，無病呻吟，改頭換面，而且，一般更坦白的自認自的純粹是在騙取幾文稿費。文學的價值再大，却不能滿足生活的需求，雖然是三四元千字的稿費，只要拖「甯濫勿缺」主義，稿子一多，就不無小補。近來有人說，文壇上已是「烏烟瘴氣」，幾位能文的文人，觸目驚心，很有些憤憤然。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炒，抄，哼，呖，之風越來越盛，此無他，完全是因為地盤的把持，文壇上的割據，改造了大批的「文人」。

前些時在某報上曾看到一篇文章，內容主張取消文壇上卑鄙的「包辦制」與「外快制」，可謂快人快語，然而却並沒有再見人起來響應，電火一閃，這呼聲很快的也就消沉下去，些微的力量，並不能使這種制度動搖分毫，也許這種既成的事實，彷彿可以默認了。

在割據的局勢下，更可造成「文人」的驕矜氣概，得意忘形，不可一世。你說他抄，就索性大抄特抄。你說他炒冷飯，他就索性翻開二十四史，縱談古今。你說他患有精神病，於是他索性狂吠一陣。他在地盤，老起臉來你又如之奈何。

早些時，一位朋友在某報發表了一篇雜文，却不料無事生非，遭了一次無辜的排擊。青年人的火氣較大，於是，他又做了一篇文章送到某報，那時，我們早就預料不會再發表，果

然，不到兩星期，那篇稿子就被打回票，這位朋友有冤無處訴，只好忍氣吞聲不再寫稿。原來那報是和對方一氣的，別人的地盤，當然不能隨便讓你來申辯。

因此，在這年頭，要做文人必須先有地盤，沒有地盤，就索性沉默些好，即使筆頭停不住，不妨寫寫留待自己看，假使還有人在提提文藝復興，抬高文學價值的話，真有些不識時務，否則，不如先做後說，一致驅逐文壇上的醜類。

一九四二年三月

「文壇與地盤」之餘

半年前，我曾在某報的「學藝」版，刊過一篇雜感。題目是「文壇與地盤」，約略談到現今的文壇抄，炒，哼，吹之風越來越盛，抄襲，炒冷飯，無病呻吟，自吹自擂，這般人大概有傲步文壇，不可一世之概，這完全是由於地盤的把持，於是，文壇上的割據，造成了大批「有行的文人」。

更甚者，還有一級得意忘形的「文人」，靠着某一個背景把持住一個地盤，不但自吹自擂，而且，還死心塌地的為某一背景所利用，竭盡心力做某種勢力宣傳工具，竟會把自己忘記得一乾二淨，記得香港曾有一家報紙，在自國國慶紀念日默默無言，遇到某一個國家的國

慶紀念却反而大吹大擂，出紀念專頁，真有些喪心病狂。

不過，那般御用的工具老起臉來，倒很坦坦然，近來却又發現一種文人，還能分身有術，自己把持住一個地盤或是借了和自己關係密切的地盤，便改名換姓，變幻莫測，使人難識廬山真面，這篇文章談「象徵文義」，那篇文章談「寫實主義」，這還不算，更會化名自我宣傳，於是所寫的文章都是偉構，被其所惑的讀者，果真會五體投地了。

過去一度有人喊過取消「包辦制」，現在，則有人索性不喊了，原因是，這現象已很普遍，不包辦，稿費又如何收入自己的口袋，沒有地盤，又如何一躍成名，身價十倍，始此豈非名利雙收，得其所哉。

於是許多無行的文人都變為有行的文壇名士，利用地盤標榜自己的主義，最偉大的還要一本正經地在倡和着文藝復興，於是文壇便似乎顯得很熱鬧，然而，不得其門而入的從事文藝者們却永遠只有「欣賞」的地位了。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上海

囤戶頌

在這非常的時代裏，物極必反，錢也遭到了意外的厄運，物價一天天在拾級而上，登峯

造極，倘不知極於何處，目前一元錢竟不抵平時五分錢用，價值一落千丈，更不知伊於胡底，有所謂「黃金國」作後台的美元金磅，也沒有了保障，失去了人們的信仰，也許有那麼一天，鈔票留之無用，棄之可惜，幾萬萬張買不到半塊麵包，一合白米，不免要令人望錢興嘆。事實上，十塊頭的一張鈔票，在一般人已不放在眼下，那些紳士富戶，看看情形，瞻望前途，不免更要惴惴不安，上萬紙幣放在保險箱裏休息，無異是讓它貶值，不過，既做了財神爺的門徒，總不是笨人，靈機一轉，自有上策，即使把錢存入銀行，利潤也跟不上物價的飛漲，於是儲錢不如存貨，才合時勢的變遷，也無怪乎大小囤戶之如雨後春筍了。

錢的本身價值固因物價的飛漲而暴跌，則物的神通似乎要較錢又勝一籌，貨物固然要錢來買到，但貨物更能操縱錢的價值，而物價的成直線的上漲，一小時內會不斷升騰，囤着貨物的富戶門却笑逐顏開了，不怕一百元的價值低落到平時的一角錢，貨物本身的價值依舊是固定的，不論米賣到千元一担，反正自己可以跟着獲得無數倍的利潤。

供求的不均，有些貨物的來源看已是斷檔了，以後的價值當然是有漲無跌，因之，囤戶也起了搶風，儘量囤積，愈多愈妙，若想他再要「出籠」，當然是萬難，除非是要錢用，才可拋出一小部分，在這種情勢下，物價是更漲得快了，錢的價值無形中也就越趨低落。

因此，囤戶的大量產生，憑「良心」說，是適應時勢，有力量囤，有地方存，儘可多囤一些，不做囤戶，不能囤積，也許將來就難以生存，更談不到享樂。

談標榜

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有了一面堂而皇之的金字招牌，別人便無隙可乘，個人的事業可以順利進行，即使有陰謀存在，也不易爲人揭破，一個善於標榜的人，能叫別人真偽莫辨，就深通了標榜之道。

本來，世界是被譬喻做一個人生的舞台，但，這還是人類在掩飾自己的話，坦白點說，世界簡單直就是個拚死活的殘酷的戰場，勞工向資本家肉搏，貧者向富者鬥爭，權勢者壓迫弱小者，大家都是明爭暗奪，互相鬥爭，於是，有的半途就倒在血泊當中，有的墮入萬丈深淵，強者會被更強者吞沒，這也就是人類的的生活。

然而，世界雖儘管是殘酷的戰場，向人進攻也得豎一面正義的大纛，才可師出有名，所向披靡，這就需要一種「標榜」，大概人類的矛盾便是因此而生的。所以，一個地方官雖是搜刮民脂民膏，私下壓迫百姓，但，只要有一兩件政績，就可叫門下人歌功頌德，下情能够上達，說不定一時就青雲直上，臨行再叫百姓送幾柄「萬民傘」，或者就自己製做，看的人當

然說這是一位爲民造福的地方官了。

非但如此，就是盜賊叛逆，也有方法來標榜的，每次佔山立寨的大寨主要造反，可以輕易寫上一面「替天行道」的旗幟，說是某代氣數已終，應當自己來做皇帝了。於是做了皇帝就要粉飾太平，與民同樂，但看見了百姓却要他們伏地，甚至不許抬頭，百姓餓死了，可以說那地方的人心太壞，就非自己所能管。

關於標榜的例子很多，說出來反叫人有下不去之感，這裏不過當故事說說罷了。不過「標榜」却是最好的一面擋箭牌，一顆掩幕彈。

一九四二年三月

精神治療

院子裏，鄰家的一個老婦害了眼有三四個月，本來她的眼睛就有些不大清爽，經不起這樣一害，便非常怕光，再延下去很有變爲瞎子的危險，而這老婦的家境貧困，醫也醫不起，便一直任它拖延下去。

不知是誰介紹她，說是××街的××善堂免費診療很靈驗，於是，她就獨自的摸索到×

×善堂。等到看了回來，才知是以菩薩的無邊佛法來醫治的，診療的時候，太陽穴用水筆畫了些符，並沒有給她什麼藥品，只是兩張畫過符的黃紙條，叫他回來撕成小方塊，蘸水貼在太陽穴上，一定會日漸見好。

再看她帶回來的看病單上，有兩條墨印的字：「佛法無邊，精神治病。」這一種善舉倒是很聰敏的，第一，闡揚了佛的偉大。第二，「爲善最樂」何況以菩薩做招牌。第三，所費有限，可以救濟貧民。第四，花樣翻新，更可以廣招徠，共襄善舉。至于這種療法，對於病人倒有兩種作用，便是信仰與心理。對於佛有着信仰的人，看過病以後，心想我佛大慈大悲，既能普渡衆生，也就一定在時刻虔誠祈禱，菩薩保佑，毛病也許就因此會慢慢輕鬆。即使對於菩薩沒有信仰的人，經過治療之後，總以爲比不醫的好，多少要有點效力，於是，在精神上對病便不由樂觀起來，說不定病就會好。

不過，事實上窮人的病之不好，便在精神，平日生活困苦。精神鬱結。病就由此而生，心理上更不會樂觀，病人或許樂觀了，但病沒有經過藥力，自然難好，反使無邊的佛法揭破了虛無的幌子。

所以，「佛法無邊，精神治療」。也只能騙窮苦愚笨的人而已。

一九四二年四月

兩重教育

爲父母者把孩子送到學校裏去是爲了盡一點教養的責任，而另一種見解則是大人討厭小孩子在家裏的煩擾，爲了推卸這種責任，才覺到有把孩子送進學校的必要。

這就要全靠孩子的命運了。

在我底住屋的院子裏，有一個孩子原是被送到私塾裏去坐坐的，目的並不在於讀書，據說全怪孩子在家裏過於嬉戲，大人沒那些精神去管教，所以在入學以前，父母便對先生說過，每天只承認幾張方塊字就行，多少不計較，不過，孩子如果一頑皮，就請先生儘量打罰，從嚴處罪，並且規定每天下午六時才能放學。

孩子被迫去了幾天以後，總按時沒精打采地回到家裏，待到吃過晚飯，又疲乏地睡去，果然，家裏安靜得多了。

後來，還是孩子羨慕鄰近的孩子都在小學校裏高興地上課下課，還有許多體操，畫圖的課程，於是，便吵着父母要進小學校，起初大人因爲學校很早就放孩子回來，而且不像私塾裏一天到晚安分地坐着讀書，更沒有從嚴打罰的嚴師，還不願放鬆孩子去，但，經不起鄰

居的贊助以及風尚所趨，孩子就愉快地考進了小學校。

然而，學校裏因爲人數衆多，低年級採半日制，孩子上午完了課，下午就整個在家和鄰家的孩子遊戲，如此，顯與父母的初衷不合，於是，竟想到了一個聰明的辦法，下午仍舊送孩子到私塾裏去坐坐，那孩子在不可抗拒的力量下又重新踏進私塾的門檻。

不過，聽說重到私塾的第一天，孩子竟從私塾裏潛逃了回來，把自己隱藏在家裏的臥床下，直到吃飯的時候不能再忍挨下去，終究帶着一顆恐怖地幼小的心被大人覺察，依然遭到了一次打罵。

從此，鄰人底家裏確是安靜得多，那孩子却再也找不到自己底活潑的影子了。

一九四二年四月

鬼

依照科學家的定論是否認這世界還有鬼存在的，但說的人却是有聲有色言之鑿鑿，至於我在姑妄聽之以後，結果也不相信有鬼，這不是根據科學的說法而是因爲我始終就沒見過。

不過，在一般人的心靈中，鬼確實有一種潛在的力量，讀張心齋的幽夢影其中有一段讀

頌鬼的話——

「天下惟鬼最富，生前囊無一文，死後每儻極強；天下惟鬼最尊，生前或受欺凌，死後必多叩拜。」

這裏不但替鬼捧了場，而且活着的窮者弱者也許可以得到一些精神的安慰，然而陰間同陽世的物質比較起來，究竟抵不過陽世的實惠，所謂冥鈔紙箔依舊是人製的東西，至於到了陰間能不能通用或兌現便成了問題，而陰間的一切情形如何，也從來沒有一個死了又活轉來的人去實地觀察過。更有人製了紙屋，用火煽了送給鬼住，紙紮店還會把紙屋做得現代化，甚至電燈自來水俱全，以備供鬼的享用，但這種空虛的紙屋燒成灰以後是否仍在陰間就是一座精美絕倫的住宅，也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關於死後的叩拜在鬼或許是值得驕矜的，不過敬的人常常抱着「敬鬼神而遠之」的心理，一則以敬，一則以懼，可見這種敬意只是因懼怕而為的做作，並沒有如何的誠心，同時正表示對鬼的不信任和歧視。

因此，敬鬼供鬼僅是騙騙不可知的鬼而已。

鬼的名稱是隨時都有發現的，如吊死鬼，水鬼，風流鬼，軋死鬼之類，看了這種鬼的名稱就可測知他是如何的死法，但這些鬼是非常可怕的，因為他們死得冤枉，死得不甘心，於是找替身，據說火氣低的人碰到這些鬼，便有冤死的可能。於是凡是吊死的，落水溺死的或

是在軋米羣中被踢死的，都可以說他是死得活該。

一位無鬼論者會這樣地問：「既然如此，就不免有第一個軋死鬼。軋死是對替身，這第一個軋死的創造者，是誰拖去做替身的？」如此說來，第一個軋死者確是非常冤枉的。

鬼在黑暗中活動，當然不大光明，鬼是否如張心齋所說的是天下最富的和最尊的，我沒有在黑暗中看見他們的形相，但我看見了另一種鬼——在光明裏活動的鬼，却是大胆的殘酷的，種類也很繁多，例如詐騙鬼，貪污鬼，黑心鬼，吝嗇鬼，吃人鬼……觸目皆是，他們的種類雖然不同，害人的目的則一，這些厲鬼一日不除，昏天黑地的世界將永遠不得重見光明，被害的人們也將永遠不能安定。

一九四二年五月

中國的農村

最近讀完了美國巴克夫人作伍蠡甫譯述的「福地」和「兒子們」兩部書，「福地」亦名「大地」，這部書我在事變前就看過，「兒子們」是「福地」的續編，兩書完全描寫中國的農村生活，雖不見得十分真切，却也有獨到的地方。

中國一般農民的知識是極其淺陋的，因而生活也隨之十分簡陋，「福地」中的主角王龍

一生就把心思放在土地上，他把土地看得比兒子還重要，甚至在死的前夕還俯身拾起一把土，握住了，對兒子們說：「你們如果賣這地，什麼都算是完了」。他更說：「我們從地裏來——我們一定也得回到地裏去」，所以，在鄉村的田間往往看到一堆隆起的土，一個鄉民就認為是死得其所了。

然而，他們總不知道怎樣去繁盛所有的土地，記得前幾年我避難到蘇北某鄉去的時候，走在田塍上，一個鄉民問我：「世界怎樣了，」我真不知道怎樣去回答他，我以為我到了桃花源的地。

因此，有鄉下人進城叫黃包車，坐三等車的笑話，而城裏人下鄉便好像和世界隔絕了，我在某鄉避難的幾個月中很難覓到一張舊報看。

日本的鄉村都有電燈電話的設備，交通很便利，許多人住在鄉村每天到城市去工作，法國的鄉村據說無論最小的村莊也有郵局，電報和公用電話，村裏也有平坦的馬路和電車，同時，每村更有農村小學，村裏的教育，戶口，交通，救濟，管理等都由這小學兼辦，無異成了「村政府」。

本來鄉村的清新生活很值得羨慕，要避免它的閉塞和簡陋，只有努力使鄉村城市化，鄉村生活才能有所改善。

現在，我們的農村還需要建設，到農村去欣賞根本談不到，如果以為農村只應荒僻，就

「書破大吉」

在街頭的公共便所裏小便，對面的牆壁上貼着滿是「專醫花柳」的廣告，此外又看到一張「夜夢不祥，書破大吉」的紅紙條，這倒和「出賣重傷風，一見就成功」。異曲同工。

關於所謂「夜夢不祥」，據說做夢是與現實相反的，例如夜裏夢見棺材便有發財之望，夢裏的哀即是樂，死即是生，不過，也有人不懂說夢之法的，常會以夢為真實的預兆。但做到吉祥的夢固然好，做到凶惡的夢却也可書破變為大吉，則夢之於人可說有利而無害了。

中國人是善于逢凶化吉的。

一般的見解在他吉利的日子最忌說不吉利的话做不吉利的事，但萬一不小心打碎了東西，若是接過來說「歲歲平安」（歲碎同音）也就反變為太吉利了。

南京的平民階層有一種習俗，如果家裏逢到喜慶的事，事先就向各親鄰發誓不收禮物，然而到了是日，來慶賀的親友總得帶一些禮物，一定要主人收下，以示恭敬。於是雙方堅持，互相再發誓，結果無論主人是否收下，總有一方因發誓而不利，但，可以用紙頭包些鹽拋

入井內，據說所發的響便可取消，這種典故倒不知從何而起。

宣言婦語照例是忌諱的，不過宣婦說話很瑣碎，似乎又忌不勝忌，於是索性貼上一張「姜太公在此」的紅紙條，能忌則忌，不能忌亦無妨。

由此，中國人的生活觀更臻於圓滑的境地了。

一九四二年七月

無米之炊

當此青黃不接之際，能吃着不隨便漲價的公糧公，滿以為還可以稍安地苟活下去，却不料突然生變，徒興望米之嘆。

聽說這次現象的原因是代售米商私藏居奇，一般民衆爭相囤購，無形之間釀成不必要的恐慌，大概公米能源源供給，本不致發生若何問題，但，如此一來，倒只有苦了升斗小民。半夜三更就要振作精神前去軋米了。

家裏人多，每月總要吃一石五斗以上的米，上月間曾購了一石，到這個月初不滿三星期就已吃完，起初幾天，看見鄰人去軋米，我們還處之泰然，總想，吃完了這幾天也許可以恢復原狀了。等到吃完，情形依舊，有米可軋已是幸事，於是，不得已就由一個身體較好的，

清晨到警察局去領來一張購米證，再去購米，一張證却只能購一次，後來不用證再去軋，上衣竟被擠破，就沒有人再敢去軋。

吃了兩天軋米，雖然有人把用力擠來的米高價發售，既嫌昂貴又不甘心去買，于是不得已買糯米或麵條充飢。

然而，平日吃慣了米，一旦吃糯米飯或糯米粥，總覺消化力不夠，而且腦子有些發暈。吃麵條則不夠充飢，火氣也重，尤其夏天，吃了容易口渴，大人吃了固然還可忍受，孩子却不諒解，一定要吵着飯吃，甯願不吃麵或糯米，甚至大哭，大人哄着也不吃，之後，便又由身力較大的拚命去擠來一些米。

這兩天，經過當局者的臨時計劃，大概公糧米的發售可以逐漸步入正軌，但願這種現象在南京不要再有出現，更願我們永遠有米吃。

一九四二年七月

讀書人和光棍

讀書被認為是最高尚的事，也許就因為讀書還可以步入仕官之途，多少值得人羨慕，然而，單靠讀書去求一官半職却也並不容易，有些讀書人終生不得志，或是著書洩憤，或是走

過江湖，俗云「讀書不成，測字爲生」。賣嘴賣文，這都是讀書人的末路。

不知是不是江西人特別對讀書人表示岐視。在江西風俗志中看到一首民謠：

「有女莫嫁讀書漢，十年夫妻二年半；有女甯嫁種田漢，莫嫁出門在外官」。

這首民謠，讀書人看了，未免要氣煞，愧煞忍受了十年寒窗下的苦痛，即使做到了官，連女人都不能嫁得，大概也是因爲常在外省做官的緣故。

讀書人出門做官，能帶着妻子走，確比較困難，一則常遭調動，二則要看職位如何，近來有不少人帶了老婆出來，最後仍把老婆送回家鄉，在這個時代，帶着老婆本就更加困難。至於做不到官的書呆子，根本養不活一個老婆，除非上代留下幾個錢，舊劇有朱買臣休妻二鮑，因爲無力謀生，一味讀書，而被妻子提出離議，真有些窘態，後來竟做到一個起碼官，也不願破鏡重圓，我想若依舊書生本色，兩袖清風，那種老婆也很難養的。

而今物價飛漲，些微薪水，有的個人生活已很困難，遑論老婆，因此讀書人做光棍已司空見慣，却不料那本風俗志裏還有一首民謠：

「天上星，一對對，我做光棍真不對，自煮飯，自熬湯，眼淚滴在鍋蓋上；自鋪床，自摺被，夜晚一個孤獨睡」。

這真是讀書人的悲哀，如果讀書人能整活漂亮的妻子而不至於做光棍，或者已經找到一條可走的生路了。

一九四二年七月

神童

出了四馬路，在廣洽卿路的一角好幾次看見兩個很有天才的孩子，一個大約六七歲，匍匐在地上寫着告地狀一類的文字，雖然不大好，却也整齊，旁邊坐着患難的母親；一個大約十二三歲，在地上畫着水滸傳裏的人物，畫旁邊注了每一個人的姓名和綽號，口裏不斷哼着：「謝謝老板」。

那個六七歲的孩子，長得還清秀，衣着並不怎樣破爛，一副聰敏的樣子，倒還惹人憐愛，但不幸做了窮人的兒子，受着寫地狀的教育，真有些可惜，如果中途得不到拯救，將來只可能成爲一個寫告地狀的瘟三。

另一個孩子便有些狡猾的樣子，可稱得上小小瘟三，穿着也較污破，看他所畫的圖，就知道他將來要走那一條路，他已不像前一個孩子的純潔了。

這兩個孩子若是給他們受正當的教育，將來說不定就是國家有用之才，以他們現在的年齡，能够寫告地狀，在地上畫人像，這都是不平凡的表現，他們具有天賦的才能，然而，他們不平的表現，他們天賦的奇才，卻因此而蒙上了污點。

稱這兩個孩子爲神童，並不算是過分吧，現在，他們的天才不幸竟被毀喪，得不到正當的發揮，徒然作了求乞的幌子，這是社會的罪惡，也是神童的悲哀。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上海

人情態

中國人的生活觀大半是對於生和死是看得很重的，至於有怎樣的意義並不去考慮，對於事業則只要是做官發財，便認爲已達到滿足的地步，甚至可以榮宗耀祖了。

因此，不論是生辰壽誕，結婚之喜，小兒滿月，以至死人冥壽都要儘可能的熱鬧一番，而親戚朋友藉此也可多多聯絡親近，送些豐厚的禮物。大吃大喝，賭牌勝負以萬千計數，有的大發請帖，送禮者很多是非常豪爽的，可以收到千萬的禮儀，這些當然都有它的用意。

平常我跟親戚很少來往，然而，逢到有事情總得要送點禮，否則要真的斷絕了，而送多少也很費一番斟酌，俗語有一句「人情照賬還」，對於像我這一類人倒也頗爲適用的。

這一時代，靠做生意發財的人真是無以計數，當然，無論在什麼環境之下，做生意總歸是名正言順，何況現在的路是非常多，雖然有些偷偷摸摸，所獲的利益有時會更大；還有

其幻人，所謂時勢造英雄，靠著一種權威，很能得到一部份人的擁護，於是，他們遇事都像是很富熱情了。

我們當然不能就因此輕視，那些甚至作了惡運來慶賀自己壽誕以至死後還要大出喪一類的人，而現在錢雖然不值錢，但有的人得來得卻實在太容易，於是，不怪他們都富于熱情，遇事樂觀，即使是小孩滿月也得慶賀一番，結婚更是大事鋪張，世態之顯得異常熱鬧原不是為怪的。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

生路

路是人走出來的，但不一定是走的光明大道，而抄近走小路的幾乎觸目皆是，在大路的轉灣角度較大的空處大半有一條斜穿過去的小徑，善於行路的人講究走「弓弦」比走「弓背」要省力抄近得多。

坐黃包車，假使你想他走平坦的大道，既舒適又可看看兩旁的熱鬧，然而只要有小路可抄，他常常喜愛而且甯願走顛簸的小路。

捨遠求近，換句話說，取巧也許就是人類的天性。這種天性是否由於社會所養成，或是

如此的社會是否由於這種天性所造成，這因果律我們也不用去深究，當然，這種天性我們不能就說它完全是壞。

人生的道路挺長，大家本來都在祈求面對光明的方向，開拓出一條平坦的大道，而大家却因為都在想取巧，不應當取巧的也想取巧，於是大家便都往小路上擠，往黑暗裏鑽，曲折深暗的小路便成了大家的生路，於是，有人喊着，社會太黑暗了。真是太黑暗了。

至於走上小路善走小路的人，也就黑漆一片，不知光明何在，在黑暗中擠軋爭奪，甚至人吃人，人殺人，因為什麼都看不見，便毫不覺察，不幸的是，還是有人要往這裏擠軋；其實，人生的路倒並不是這樣狹窄，社會也並不是如此黑暗的。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

中國人與麻將

35

中國人把消遣一道許多看得極其重要，朋友碰見了時常會問一句：「近來作何消遣？」可見中國也確是一個無事忙的有閒國度。麻將與中國人發生了密切的關係，自然不足為奇，大概這種東西原先就是中國人自己發明的，一時手邊却無書查考。現在則不但流傳不衰，而

且逐漸發揚光大，事實上，早已可以列爲「國粹」之一的。

打麻將的方法越來越是新奇了，聽見別人談牌經，知道也有新法與老法之分，所謂「平和斷腰一般高」已是最普遍的打法，新的方法隨時都有發現的，但那些方法我總無法記住，我很佩服喜談牌經的人，他們能够把隔天打牌的經過，以至每張牌的變化都說得出，打起牌來腦筋當然更外靈敏。

某次，被朋友邀着情不可却勉強打了一次麻將，因爲我不大會，還是照老法打的，而我聽牌的時候，常常只認定一張，坐在背後的朋友却已替我看出有三張牌都可以贏了。

慣於打牌的人，都能養成一種純熟的技巧，打牌抓牌或是算起方數來一定比別人快，雖然學過幾何代數的人倘沒有這種技巧恐仍然是不會如此迅速的。一班有閒階級有的將打牌與生活相融合，專心技巧的研究，打牌時甯願放棄小贏的機會而待贏大牌，最大的牌方數多達到最高限度或是超過限度就算做「滿罐」或是「辣子」，可見一個人的大志雖在牌桌上也能够看得出的。

打牌時新聞奇事，生意買賣以至國家大事可以無所不談，有的人便在牌桌上決定一件大事，而打牌時忘掉國家社會也未嘗沒有，不過，麻將與中國人的關係總之已是很密切了。

如果說長城與運河是中國偉大的工程，那麼麻將更可說是中國人的偉大傑作，因爲它比長城與運河更爲有用，它能使一個人精明，耐勞持久，能耗費無數寶貴的精力和時間，對於

國歌還可列爲錦繡的「國粹」之一。

一九四四年五月三日

大驚小怪

路易士先生底極明朗的「在都市裏」，那篇詩，很遺憾地我並沒有看到，所以，我還不能斷定我不是「看不懂的詩的低能兒們」之一，至於那兩篇發表在「作品」創刊號上爲路先生所珍視着的詩鈔，我竟沒有感到怎樣的驚奇，這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裏面好像藏着一些深意，但你去尋去却尋不出，倘使拿了去問作者，他只對你一笑，這笑也就愈見其深。（大意如此）大概好的詩原來就是如此，不足爲怪的。

然而，我竟看出了一點，原來就是「一個天才中之天才」——「在垂死的太陽系之第號三行星上」遭了難，於是，我深深地悲哀着。

然而，我還是「不免又要大驚小怪一番的」，在拜讀了路先生的「出發」自序以後，我驚奇詩人的偉大，像路易士先生那樣的偉大，偉大得不但「是一個新傳統的創造者」，而且是「一個上帝」，而且是「一個耶和華」，而且是「一個科雷布」，真是偉大得無以倫比，老實說，我想偉大的詩人路易士先生除了「什麼主義也不信仰」，「什麼主義者也不是」以

外，無疑的有一個惟一的主義存在，那就是「詩人至上主義」，超出一切人類之上，像詩人路易士先生那樣的偉大，不過，我們的（多麼榮幸）路易士先生太謙虛了，他沒有指示出。

於是，偉大的詩人出發了——到全或虛無。但路易士先生「的生命太燃燒了」，他殘酷地毀滅着自己，一個多麼不幸的自覺，而且熱度太高對於偉大的詩人路易士先生的神經是有着極大的危險性的，難怪他要掙扎一切對他不良的批評，我想，一個精神病患者倘使被人說他有精神病，他一定要決對否認而以爲對他是一個極大的侮辱的。

然而，偉大詩人路易士先生是「天才中之天才」，是「新傳統的創造者」，我們不免要虔誠地祈禱，祈禱路易士先生千萬安靜些，因爲偉大的詩人還有更青春的一代——「中學生，大學生，二十代的文藝青年，詩人羣」，在等待從他底巨手中接去火把，「那是好的」，却不能在達到終點之前燃燒完了。並且我們祝賀着，現在詩人出發了，世界將要從此得救了，一切人類都將隨之出發到全或虛無，到永生不朽了。

我知道，詩聖路易士先生看了我底這篇東西，也許不免又要憤怒一番的，但我仍然希望路先生能够安靜些，太暴躁了，太燃燒了，對於一位詩人——一個新傳統的創造者——是無益的，而且也不是我要寫這篇東西的原意。

一九四四年五月

文學的悲哀

現在，寫一些清談小品夾着打油詩和說故事的文章，或是編造巧合的什麼記之類作品，在非常之光冕堂皇的文壇上是頗為流行的，倘不如此點綴一番，則我們的文壇上也許更要顯得冷落不堪了。

大概不少讀者原是把文藝看作消遣品之一，無怪乎消遣文學的風行一時，能够將情節寫得很離奇以及拿女人做主題的便可算做最好的創作，真實的感情和意識目前似乎是不甚需要的，竟有人創辦「文藝咖啡」那也真是文藝的幸運。

鴛鴦蝴蝶派作品很遭過許多正統作家批評家的指摘和不滿，但這派作品却一直膾炙人口，大有流行不衰的趨勢，現在，是不是又產生了新鴛鴦蝴蝶派呢？在中國常常有許多令人莫明其妙的怪事。

以女作家的頭銜號召寫些談男人女人的所謂大胆文章，迎合一般無聊的色情讀者，這還不够，再把女作家的廬山真面公開展覽，讓一般讀者飽餐秀色，並且還可以被人捧到碧雲天外，女作家原來是與女明星一樣地容易出風頭。

在一般人看來，中國的大作家似乎僅有這幾位，甲乙都在辦雜誌，於是中刊登乙的稿子，乙刊登甲的稿子，真是最相當的交換，或是憑着人事的關係，和一點地位，許多雜誌都用他的稿子，有的雜誌只要有一個名字，也不管稿子的內容，獎勵新進作家的話只是偶爾說幾句而已，何況現在真的已經到了文學的末路。

而且，作家還可以互相的捧，最好自己手裏有一個雜誌，聽說又有人在寫作家論了，真够偉大。

然而，這些何嘗不是文學的悲哀，要談中國的民族文學，真是從何說起。

一九四四年九月

星火集

下輯

窗

不是嗎，當你坐在緊閉着的窗前的時候，你氣悶，你便常用你的手去推開那窗，透一口氣或是眺望一下什麼；在夜裏，你可以把窗關閉，隔絕了那恐怖的黑暗；或是，當暴風雨的來臨，你會站在窗前看着聽着那暴風雨的怒吼；你就是這樣每天和窗密切的生活着，把它開關了也不知多少次，於是，你也就把窗看得很平淡了。

別以為我們有着重重的門而忽略了窗，門只能給我們一種方便，而窗却更給了我們光明的興奮，自由的愉快，和那新生的啓示，即使是失去了門。

面向着光明的窗，除非是被魔鬼的手掌所遮閉，總可以看見天，那藍澄澄的天，清高的天，你所看慣了的空曠遼遠的天，一塊浮雲的飄蕩，幾許星星的眨眼，在白天，在晚上，都會引起你無限的遐思，甚至，你要想請造物之神賜給你一對有力的翅，使你愉快地在無際的

天空翱翔，像一隻鳥兒般地自由，悠閒。

一線刺眼的陽光，從窗的一角射進，移動，移動，乃至照滿了整個的房間。亮了，雖然是一間簡陋的住屋，什麼都在發光，同時也充滿了熱，火一般的熱，孤獨者的心重新又在溫暖了，興奮了。失去光芒的萎靡的兩眼，仰望著窗在微笑，新生的力在鼓勵，你有什麼理由再頹喪下去呢？

這樣，對於一個垂死者也將感到無限的興奮！

我想——我站在一扇面對著光明的窗前這樣想：窗，也是囚犯們無上的珍品吧，那可憐失去了幸福的人們，一個柵上鉄條的窗孔，還加上了鉄的網，不，甚至是一個小小的窗洞，它也會給在黑暗陰沉的牢獄裏探索着的人們一個美麗的，甜蜜的現實的夢。

我更看過這樣的一個關於窗的悲慘的故事：許多被禁閉在一間不通風的密室裏互相擁擠着的不幸的人們，他們感到窒息的恐怖，他們爭奪一個僅有的狹小的窗洞，在黑暗裏死拚，敵鬥，有不少人就爲了窗死了傷了。

朋友，不要再把窗看得太平淡了，在平淡裏，它更含着不知幾許帶有無限意味的生之意義。

一九四一年十月

秋夜的月

我愛月，那皎潔的月，尤其是那秋夜的冷月。

秋是凋零的，梧桐的枝頭漸漸地禿起來，便是最顯明的象徵，即使那紅紅的美麗的楓葉依舊勉強地在點綴這淒涼惱人的秋，然而，這也是衰敗的前夕最後一次的掙扎了，牠依然掩不住一切蕭瑟的景物。

雖然，秋是凋零的季節，一切都在呈現蕭瑟的淒涼，但，秋夜却是那末的清澈，平靜，在我的腦海裏，秋夜是最美的，它沒有騷亂，煩擾，那是塗抹着非常濃厚的神祕色彩的夜，含有無限詩意的夜。

秋夜是睡不開月的，失去了月，也就失去它的美麗，濃厚的神祕色彩會變為恐怖的氣氛，無限的詩意會使人做漫長的幻想，使你猜不透而且看不出隱藏在秋夜的布幔下是些什麼離奇的東西。我總希望每一個秋夜都有一輪高懸在曠闊的碧空裏的不斷地會洒出水涼的寒光的月，我不願飄盪的浮雲把月遮蓋，假使美麗的秋夜真的失去了月，我更會有說不出的悵惘。月——秋夜的冷月，那清澈的寒光，洗去了一切的污穢：在清澈的寒光裏，什麼都是美

壓的，它會使人們的心平靜，只有美麗的回憶，它會使罪惡在暗中悲泣。

浴在冷月的寒光裏，我沉醉了。

一九四一年十月

書之憶

在這些苦難的日子裏，被迫離開了故鄉，又依舊冒着險回來，這創痛應當是每個流浪過的人們所深嗜的。

到家的時候，踏上故土，感到熟悉中有些生疏，跨進大門。心裏竟卜卜地跳了起來，房間裏蛛絲塵封，家人在忙着整理一切，而我却一逕到隔房去看那會滿放着書的木櫥，當我開櫥以前，已準備了失望的心情，然而，拉開並未移動過的櫥門，還是離開時的樣子，不過順手翻翻卻沒有什麼愛看的書了。

記得離家那天，家人也是在忙着整理一切，而我便用一隻小箱揀着書櫥裏平日必需和愛看的書，一本本的放進去，待到裝滿了一箱，又選了幾本放在別的包袱裏，似乎是一去不返了，於是將心一橫，把櫥門關上。

帶了這麼多的書，固是一件累贅，但流浪在北國的幾個月裏，却解去了不少的鄉愁，差

不多整日就和書做了朋友。借到鄉人的一隻小船在小河裏蕩漾着，便躺在船上記日記，看看書；或是高坐在岸旁的樹桴上，沿着和煦的輕風，看愛看的書，在苦難中能得到一些閒情，書的賜予是不能填沒的。

等到從南方去的友人說出家鄉的情形，依然是那麼多的人，依然是熙熙攘攘，於是決定作歸計了，來時的人，來時的物件，都上了一隻艚船，只是歸去的歡欣並不使我興奮——爲免去途中的麻煩，從家裏儘量揀來的所愛的書，不能與人同歸而失留在異地，心裏總好像失去了什麼似的在黯然。

回到家鄉不久的日子，已經聽到江縣有了變亂。爲自己保存着遺留在異地的書籍的朋友，也許他會把它們遺失掉，即使不是如此，他來信裏已說出放在牆的夾層中的東西都被歹人竊去，因此，我預料那些書是不會再存在的了。

一九四二年二月

茶

以前，一直是歡喜喝白開水的，除掉上茶樓，在家裏總不叫家人放一些茶葉，他們也只

好喝喝白開水，並且，我自己還是依照衛生的習慣，每天至少要喝三大杯。

祖父雖然愛喝茶，但，他是上午和下午都要進一次茶社的，一坐就是兩三個鐘點，上午吃一些點心，下午就完全是去「品鳥」了——許多愛發鳥的有閒者，常會集在一家茶樓，讓鳥兒去爭風。所以，我們喝開水並不影響他喝茶，即使我們泡了茶，他也不要喝的。

來了客人，照例應當敬一杯濃茶，然而自家因為反對喝茶，說是茶於人生利少害多，刺激神經，平常連茶葉都不備的，如果來的是朋友或同學，吃白開水，還不至見怪，要是來者是親戚或是長輩，敬白開水似乎有些不恭，因此，家裏的人就要謙遜的說：「是白開水，不敬的很，因為軍是不願喝茶的，我們就全都跟着喝白開水啦。」

近幾年來，心境上起了變遷，雖然沒有到悲觀的地步，却也並不怎樣樂觀了，對於生活上的規律，也變了隨便式，不再去談衛生習慣，拘泥一切，彷彿隨便些人也暢快些，假如硬要把自己生活在一定的圈子裏，也許更要苦悶的，早起的人也並非九十點鐘不能起床了。

大概就因為人變得有些淡然，淡淡的白開水不會感到一絲的甜味，不知是從什麼時候起——就是近幾年吧，我歡喜喝茶了，甚至憎厭白開水，在家裏總叫家人多放一些好茶葉，因為，我愛喝苦澀了的濃茶。

一九四二年三月

拔麥根

清晨，一隻布穀鳥叫像是着「麥黃快割」「麥黃快割」（註）的聲音從屋頂上飛過，這正是農忙季節，一般鄉人又要在忙中準備割麥了。

我們曾經跟在割麥的農人背後同樣地彎着腰做拔麥根的工作，是三年前的事了，我忘不了那種苦中的樂趣。

那時我們正避難在江縣，爲了避免空襲，又搬到離江縣數十里地的一個莊子上，一時不能回城，姑父同我們兩家便暫住在那裏，新鮮的鄉村生活幾乎使我們忘掉戰爭的痛苦，我們同村民們一樣地黎明即起，天黑就睡，白天和他們到田裏去，黃昏時坐在村前河邊的廣場上和他們談天，聽他們說些無稽的傳說，荒誕的神話。

只要是晴天，我們幾個身體較好的就約齊了到割完了的麥田畝間去拔麥根，這是村子上的人叫我們去拔的，拔來晒兩天就好當柴燒，於是，我們不但得到了許多樸實的禮物，而且也有了像收穫一般的工作。

揀好了幾塊田，各人便埋下頭彎着腰或是蹲下來用力地拔着，孩子和大人也都興奮地比賽

着看誰多，不過拔麥根也要有點技巧，拔的不好只能拔下幾根地面上的短莖，要連根拔起才行，正在割麥的鄉人不時看看我們這樣地工作便發笑，問我們吃力不吃力，我們一面爲了比賽誰多，一面爲了替城裏入爭口氣，反而更努力地拔下去，誰家的人拔了就堆在一處，到中午，我們已經拔了一大堆，母親已經把飯做好，帶着小弟弟來叫我們回去吃飯，這時我們纔覺得肚子在餓了。

吃過了飯，略略休息一下，我們就依舊帶了草帽或是毛巾——預備遮太陽——繼續去工作，到了田裏，拔好的麥根還好好堆在那裏，在鄉下這是很放心的，即使遺忘了一件東西，若是村上的人當天沒有帶回來，第二天依然可以找到的。他們村民時常把物件放在一處田裏，人却到老遠的另一塊田裏去工作，到傍晚回來再取，他們村民確是互相關照的。

當太陽紅了臉躲到西山後面去的時候，大家都感到相當的疲乏了，然而一天所得的至少也可作兩天的燃料，起初是抬了回去或是村民幫助我們挑回去，以後因爲我們拔得較多了，便常向村民們借一隻小船裝回去，——那村子在河港縱橫的中間——我在這個時候就把船撐得很純熟了，船上堆滿了麥根，我一面撐着，一面哼着船夫曲，坐在船梢的人們也都充滿了愉快，穿過了小橋，麥根差不多要和橋洞一般高了。

村前河邊的廣場上，村民們割完了麥又在緊張地忙着打麥，而我們便在翻晒着麥根，燒飯的時候也完全用乾麥根做燃料，早晨還喝過村民們送我們的麥粉粥，大家都生活在撲實的

鄉村氣息裏，但不久友人帶來南方底甯靜的音訊，我們便離開了江縣，離開了那莊子，僱船南歸。

一九四二年五月

（註）這種鳥底叫聲說法依時間與地方各異如：「黃秧插棵」「蠶老麥枯」等等。

忘憂草

野火

煙，恐怖的黑暗失去了威勢，讓熊熊的火和年青人底熱與力衝破了，還有火底光和煙。

一片曠闊的空場上，中間完全成了火堆，大量的木柴，稻草同麥稈儘向火裏丟，畢畢剝剝地燒得真痛快，這火照耀到四週每一張紅紅的臉，沒有一張臉是死板板的，都充滿着活力，大家底熱情幾乎要被火熔化。

「興旺——興旺——還要興旺，還要興旺——」。

在興旺的歌聲裏，有高亢的嗓音，歌聲是此起彼落，東邊的嗓子唱乾了，西邊又接着唱下去，火也不會低落過，一直在熾烈地燃燒，照明了土丘後的樹林，熏烟飄進林子很像霧。

每一節都是精彩的表演，場的中央——火堆的兩旁便是舞台，有十幾位朋友上場了，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手裏拿着搪瓷杯子，木板，鐵皮畚箕，面盆和發響的傢伙，一位最高個子的向大家說：

「現在請聽最新的交響曲。」

那十幾位朋友居然很有節奏地敲起來，怪響亮地並不叫人討厭，火燒得更旺了，許多人用嘴，用手，用口琴愉快地和着。

跟着又有一位扁臉的被硬拉出來扭捏地跳了一隻滑稽舞，於是大家張開嘴大聲地笑了。雖然在狂獸之夜天竟落下雨來，但，這一夥依然盡興方散，我也嚐着被火熏熟的山薯回到宿舍。

第二天，火的餘燼仍舊非常熾熱，地被灼焦了一大片——我想，那片地又該長起青青的草了。

山

山連着山，巍然屹立，多麼偉大。

站在一座懸崖上，直望到遼遠的地方，縹渺的看不到盡頭，天顯得更高了，大地彷彿是一具模型，城，田野，村莊，一切都伏在山底腳下。

在山底懷抱裏，我會度過一些歲月。

慢步在曲折的山道上，早晨，踏着朝露，傾聽清脆的鳥語，花香撲鼻，山中沒有絲毫煩囂的聲音，走上高崗，冬青樹的後面已有人比我來得更早，坐在青石上讀書。

午后，同學們更三三兩兩走進山的幽徑，大自然地新鮮氣氛把一天的疲乏都恢復，在濃蔭密林裏，很難找到一個人的蹤影，有人在半山一聲呼嘯，不知道的也許以為真是一隻矯捷的猿猴。

大家竟想把山征服了，於是來一次爬山賽，甚至打赤膊準備衝鋒，一字兒排在山坡下，銀笛一鳴，便向山頭飛奔，山挺起胸膛讓大家進攻，稍停，第一個到達者，已在揚手高呼，山也在微笑了。

讓我在山的懷抱裏再靜靜地躺一會兒吧。

繹 夫

小輪船走得太慢了，沒有馬達，僅僅靠着布帆，竹篙和櫓，再遇着逆風逆水，什麼時候才能到達呢。

「喂，我來換你！」

岸邊三個繹夫的拖着船一步一步地陸出去，最後一個將近四十歲的繹夫已很疲敝，我便

叫船夫靠攏了岸。

替換過那繆夫，把一塊木板斜帶在胸前——木板兩端用繩繫住一根拴着船桅的粗長的繩，似乎很熟悉的跟着前面的人跨起同一步伐。

因為非常的遭遇而嘗到這種沉着濕的滋味，我感到異常新鮮，便奮力往前拖，船果然加快了。

但船夫告訴我，力量不能一時用盡，必須能持久才可走完了那漫長的路。於是我埋下頭，蓄着力，也沉着的一步一步地跨出去，向伸到無盡頭的河岸。

晚上，看見前面萬家燈火，小艙船已趕到一個宿地，我忘掉還在烽火中，心裏感到莫名的愉快，直到現在，我依然不禁要為那沉着前進的繆夫們祝福。

鄉村

戰爭使我們隱居到鄉村去。

迎着初夏的輕風，獨自高坐在小河岸旁的樹樑上，看愛讀的書，記可懷念的日記，吹口琴，閒眺。

過着和村民一樣的生活，天黑就休息，天明就起身，吃着粗糙的飲食，有時村民也叫我們嚼嚼麥粉粥的滋味，白天我們常到田間去拔麥根，晒乾了當作燃料，傍晚坐在莊前的空地

上聽鄉民說些神鬼的故事。

涼爽的早晨，表弟約我上鎮去，在我們也好像是鄉裏人進城，預備去看看熱鬧，但看到的人依舊是些鄉下人，他們也依舊把我們看做城裏人。

歸去，走在半途口乾了，就跳到田裏隨手拔起兩個嫩蘿蔔，坐進牛車篷，去掉皮津津有味地咬着，比吃水菓還有味。

我常常向村民借一隻小舟，順着小河撐出村外，到寂靜的所在泊在樹蔭下，有時却在舟裏躺下，仰首呆看白雲的變化，偶爾，一個村姑走過，不解似地看看我，又倏地走向遠遠的田間去。

在忙碌的村莊上，竟住下一些閒人，但不久以後，我們終於離開了那純樸的莊子。

一九四二年六月

消夏二章

綠

今春，孩子們不知從那裏找來幾粒扁豆和茉莉花的種子，埋入鬆鬆的土壤，發芽了。

任孩子們去澆水，看守，無意中長出嫩綠的莖葉，由於孩子的關心，引起了我的愛好，我發覺那些莖葉是純潔的童心所培植出可愛的生命。

從暮春到初夏，嫩綠的莖葉在長成中，當扁豆剛伸出細小的攀手，茉莉花，已站得穩的時候，我們在高牆脚下砌成一座低矮的花台，把牠分列的遷種在上面，澆水，搭架，如今，扁豆已爬得高高地，滿滿地，茉莉花也挺直了腰。

每天早晚，我都得澆水，整理枝葉，擴充架子，無事時，我總愛在架子下閒立，那綠油的葉子，和被風擺動的枝影，使我感到無限清涼。

綠是生命，蓬勃的生命，熾烈的太陽只有加速牠的生長，孩子們天天在待着吃扁豆，看花開。

河

蜿蜒的河道從大門前橫過。

一陣風鑽進橋洞，水面推動無數線紋，岸旁的垂柳輕拂水面，枝頭的蜻蜓飛走了，知了迎風叫得更嘹亮，清脆，橋頭茅屋的主人在沈沈小睡。

年青人僅穿着一條短褲走下石級往水裏跳，洗澡，游泳，浪花把幾對鴨驅上了岸。

午後，一條船分開水面的浮萍，撐船人高叫：

「糯米甜酒——」用竹竿頭繫住一隻小籃子，舉着接受岸上人的錢和碗，然後在中艙的鉢子裏倒出些甜酒釀，再舉起竹竿，岸上人就從竿頭的籃子裏取了碗甜蜜地吃着。

船走過了，河又靜靜地在融化着熱浪，一陣陣的風從河道灣折處以至不可知的盡頭不斷吹來，往橋洞裏鑽。

然而，現在這風只能帶給我逝去的情景，茅屋被拆了，樹被斫了，河道淤塞了，什麼時候才能恢復妳美麗的顏面呢，河！

一九四二年七月

秋之獨步

清涼山是該屬於秋天的，尤其是位於山半的掃葉樓，在石頭城的一角，分外秋意縹緲秋意。

——秋山顯得更潮健了。

懷着這樣的一個心，我默默地慢步着，走在煩囂的復興路到新街口的柏油道旁，心底又在描摹那相別一年的山影樓景，彷彿正在去拜見一位熟悉而生疏的故友。

邁過新街口，踱出漢中路的棚市，便漸漸有些寂寥，偶或有一輛汽車駛過，揚起一陣灰

裏，待到龍蟠里附近，就顯得空曠了，片片的綠色，消去了日來的煩悶。

沿着城牆根，迎面吹來蕭爽的秋風，很有點燥人，但心底倒被風吹得怪輕鬆的。

我默默無言，給苦悶所結成的憂鬱氣質，竟為飄浮的情感所淹沒，想起向日的血淚生活，不禁嘴邊浮上一陣微笑，狹窄的胸懷，也隨着開曠起來，我要向純樸的自然吐一吐積懣。一個老尼姑坐在破敗的觀前，用怪異的眼光看着我，似乎她以出世的超然地位，來向世間的煩惱在表示矜矜，然而這種消極的枯寂的生活，在我看來，却只是一種無靈魂的可憐的存在。

山麓下的街頭很寂靜，邁步踏上掃葉樓，深深吸了幾口氣，面臨一帶長江，近處是清新的田野，遠方是渺茫的烟雲，大自然的氣息，融合着人們的性情。

迎風小立，轉身下樓，順着山麓向荒道走去，山腰裏，幾個女人和小孩在拾枯草，道旁一個乾癟的老太婆看守着一堆堆的殘草。

一處圍牆裏掩埋着數座異國人的坟墓，墓前豎着十字架，高大在樹木被風吹得花花地響，站在這空虛的境地，我呆住了，忽而一個女孩子提着籃子從我身擦過。

於是，這空虛驅使我在另一條生疏的道路上找尋歸途，我又向着煩惱的網走去。

一九四二年九月

鄉土篇

從床下拉出了那隻族人的舊藤箱，我重新整理着翻亂的什物，在枯寂中希圖因此獲得些微家鄉的溫馨。

撫摩着母親爲我整理過的衣物，和許多我自己未曾想到攜帶的零碎物件，毛刷，針線，鏡子，雖然是些微小的東西，對我也會發生了親切之感，還有補衲完整的線襪，加縫過的鈕扣，更使我想起爲兒女辛勞而憔悴的慈母，和他一雙乾枯的手。

當我尋索到舊藤箱底角落的時候，發現了一個鬆軟的小包，我不能猜測到裏面包藏着的是什麼，赶忙把它拆開來看，却叫我怔住了，是一包乾燥的黑土，及至待我仔細地一想，便不得不墜入沉思之中了。

來到上海還不到一個月呢，却又犯了懷鄉病了。

我興奮地捧着這一包家鄉的故土，這一包一定是母親爲我包藏的鄉土，從乾燥疏散的一小撮土裏，我看見了故鄉的一切，溫馨在危難中的家，我憶起昔日的悲和喜，愛與憎。

我知道母親的苦心，爲了怕我不服異鄉水土，也許更爲我在異鄉工作的順利，她暗地裏

給我隨帶着這一包家鄉的故土，然而，這將如何撩起一個遊子的鄉思呵。

我憶起第一次懷着一顆充滿希望的心離開家鄉到北方荒涼的B埠所留下的印象，在那裏，爲着錢不夠用，在一個同事介紹的老夫婦的草屋裏吃麵糊，糰子，青菜豆芽湯，服務的地方沒有床鋪，只好睡地板，並且還在那裏過了一個冷清的舊歷年，我嚐到一個旅人的寂寞和淒清的滋味，我時常侷促而沉悶地在街上兜圈子，我第一次患上了沉重的懷鄉病。

幾年來，一個不安定的家使我底心也一刻沒有安定過，而且，我還有舊時代的激憤，因此，我底心已經由脆弱變得非常堅韌，並且學會沉默了，雖然我會經過被生活的担子所重壓而進出的熱淚，但，現在我決不會再流一滴眼淚，我知道眼淚是絲毫沒有用處的東西。

我永遠不能忘記母親對我的慈愛，有一次在一個不良時期裏，因為我在一個朋友家就延而遲歸，她竟四出尋問，因為沒有尋問到她竟用頭往牆壁上撞，終於在她黑暗裏依門盼望的時候，我平安地回來了。

懷着新的希望，我又來到了上海，但仍然不能使家中過得安定些，現在，我又將要犯了懷鄉病了，但我壓制着我自己，我仍然有我底希望，我只希望我的溫馨的家可以過得安定一些，讓我能安心地做值得做喜悅做的工作，

因此，我把那一包鄉土沉重地收藏到箱底的角落裏，我深深感謝母親的苦心，準備去受更多的創傷。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上海

遲暮書之一

那篇發表在「學藝」上的稿子「靈魂的失落」，妳一定看過了，寫得很平常，只是我以為用它做我們友情起始的記念倒未嘗不可，妳當然不會忘記，第一次見面以後，妳就對我說過：「現在我們都是沒有靈魂的人。」

我們都承認我們底友情很難得，也許是值得矜持的，我們都企求着自然和真實的愉快，但，却不能說它一些苦惱也沒有給我們，譬如，像「不能再做進一步的朋友？」這一個問題，妳也會坦白地向我說過的，我們便無法給它一個確切的解答。

最近我不是對妳說：「我們的中間多少總有一點顧忌，所以，我們的熱情還不能儘情流露。」我除了應當尊重妳底自尊，從友情開始到現在，還有着一些顧慮，我記得在信上不得已誠懇地寫過：「希望你能尋到妳未來的幸福，因為妳底幸福就是我底幸福。」而妳底覆信是：「什麼叫幸福？什麼叫不幸福？只覺得我們在一起的時候才是幸福的。」真的，幸福也是一件矛盾的東西。

友情是最可珍貴的，它潤濕了兩顆枯寂的心，並且使我們時刻忘不掉上進，我們珍惜它

便如同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樣，都儘量表現我們自己底真誠與自然，我們甚至說，要把這友情維繫到永遠，不問環境如何的變遷，然而，我們的友情正如在暹幕中建造起來的，似乎必然要涵帶些苦惱和迷惘。

有時我便這樣迷惘地想，是不是要做妳底一座橋呢，但，我又以為我們的友情可以創出一條自然和真實的愉快之路，我們純潔的友情不能用橋來比喻，但，不幸我們之間還有着一些顧慮，這顧慮便使我們「不能再做進一步的朋友？」的問題致命的打擊，時間終究是殘酷的。

這一個問題太難了，我們相見又這樣的晚，而我們一見又是這樣融洽，妳愛沉默，我更愛沉默，而我們在一起的時候話反而多了，思路又常常是一致的，我們都盡力避免苦戀的不幸的圈子，純真的友愛更值得歌頌，我們為什麼又矛盾地想到這一個難題上去呢。

站在純潔真誠的友愛立場，我仍然要說：「希望妳能尋到妳未來的幸福，決不能因為我們而耽誤了妳的幸福，因為妳底幸福便是我幸福。」我們很可能把友情維持到永遠，只要我們決心這樣做，苦惱和迷惘該是多餘的，自然和真實的愉快之路，要比短暫的橋寬廣遠遠得多了。

遲暮書之二

在我拒絕了妳的一個約會以後，妳又來信說因為要我把那本書趕快還給妳，妳的朋友等着要了，於是不得已晚上和妳會了面，而妳一見面就問我，這幾天為什麼不高興，我只好回答妳：還不是為了生活。而妳也就默然了。

在茶室裏，我很沉重地對妳說，一個生活得很安定的人，如同在一條靜靜的河裏行船，那是很平穩而富有詩意的，然而，一個被生活所磨折的人，却如同在大海裏飄浮，掙扎，而且不幸有時還會沉沒到水底，我告訴妳，我就是這樣在困苦中掙扎着，妳一定更能了解我為什麼拒絕了妳的一個約會。

妳把沒有寄出的信當面很傷心地遞給我，那封信開頭就說，妳看到我的覆信妳的頭就覺得一陣陣的暈了，妳為我而悲痛，為我而憤恨，我真怪我不應當把那許多冷酷的關於生活的話告訴妳，使妳得到不必要的苦惱，然而，妳又說，妳對我的印象太好了，妳希望我在痛苦時儘量向妳傾吐，妳能接受我憤恨時的言語，這都是因為妳對我太好的緣故，但我想妳底一顆純真愉快的心決不能被我底陰影所遮蔽。

「我決不是那種人，只知享樂而不知痛苦的人。」我絕對相信你，妳不用這樣說，否則我們是不會成為朋友的，我們更不會這樣互相友愛着。妳更說，從此以後，妳決不願自動的約會我出去玩，這叫我不知怎樣回答妳，其實，我看見了妳總是高興的，有妳約我出去玩，我很幸福，但是，讓我舉一個例給妳聽，一天下午我正躺在床上，那時不但心境很壞，而且身上僅剩了幾塊錢，一位朋友突然來拉我出去逛逛，而我只好順便推說不舒服，那位朋友就很快的走了，這都是不得已的事，只要可能，我總願意和妳談談逛逛的。

爲了我所親愛的家人的生活，爲了我還要做點有意義的工作，我得在沒有辦法中頑強地活下去。因此，我必定要常常極端痛苦的，妳再不要爲我而過度苦惱，甚至有一門學科因我而考得不大好，我真抱歉，其實，妳能在我痛苦時和我談談寫寫，妳能清晰地了解我，妳能誠摯地鼓勵我慰問我，我已經感到滿足和幸福了。

至少，在我們兩個人說起來，我們底友情是難得的，想不到我們會碰在一起，會這樣純真的友愛着，也許是因為我們都有着一顆企求自然和真實的愉快的心，所以，妳對我說，妳爲我進愁就好像我的事就是妳的事一樣，但，妳還在讀書，而且就要畢業了，我已經告訴妳，我是會時常痛苦的，不能爲我而擾亂了讀書的心緒，否則，我就什麼話也不對妳說了。最近這些日子我的臨什麼閑情都沒有，我底心時而非常沉重，時而非常煩亂，沉重時候是因為給生活壓得透不過氣來，煩亂的時候是因為我還想上進，然而障礙這麼多，而且，

這世界看不慣的事也這麼多，於是我在困苦中掙扎，我急欲爬出這些障礙，我想麻木自己而不可可能，那麼，我只有奮鬥，不停地頑強地和現實去鬥爭，直到我底生命之火不幸而熄滅了。

妳說，現實是一條最狹的路，不錯，而且更是一條最崎嶇的路，這條路充滿着殘酷的血腥味，掙扎者被權貴者吮吮着血，善良者被奸惡者亂刺着肉，這些掙扎者和善良者都沒有叫喊，只有沉着地鬥爭着，這些都是現實，我會和妳說過，現在是壞人的世界，惟有壞人才能生存，即使有些似乎是很好的，也是由壞人化身而成的，我甚至說這世界沒有一個好人。只不過壞的程度深淺罷了，我竟常常想做一個最壞的人，然而，總是學不像，這真是沒有辦法的事。

金錢在我是需要的，然而，我並不想發財，只要生活過得較為安定，能够安心做些值得做的工作就行了，我也不想有無數萬的金錢，那許多錢對於我並沒有用，而且我們會經看見有了許多錢便會儘情享樂恣意作惡的人，金錢是最好的也是最壞的東西，只要看怎樣利用它就是了。

妳說，妳還在做學生，還要依賴父母，不能够實際幫助我，這，我真慚愧，妳不要為這件事而也感到苦惱，因為我不願意依賴別人而生存，固然朋友的幫助也是需要的，我必須自力更生，妳鼓勵我「努力苦幹，打出了生的路」，這不是比金錢更好嗎，我將因此而時刻不

會忘記去鬥爭。

友情是可貴的，尤其像我們這樣更難得，妳當然不會因為我上次不得已拒絕了妳的約會而掃興，妳反而因此更加關心着我了，我當然也不會再頹喪下去，讓我們以這種友情去獲得更多的生活的體驗吧。

因為我還得在沒有辦法中頑強地活下去，我必定要時常極端痛苦的，而一個痛苦的人有時是會太孤僻的，假使我因此而對妳有什麼不近情的事，我想，妳是不會在意的，因為妳也知道這些，再談。

光軍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

孫家
彭
贈
廿一
六
十
三

中華民國卅年拾月拾六日

購於南大

星 火 集

版權所有

著 作 金 九 軍

南京牛首巷十號

出 版 郭 功 仝

南京陸家巷廿一號

發 行 左 鵬 高

南京大方巷十六號之三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印行
定價 五十元

10
11

82

80/093



110

110